

·名人堂·

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

——纪念无锡籍儿科宗师诸福棠逝世三十周年

□陈振康

他，1927年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，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，1936年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儿科主任，1942年创办北平私立儿童医院并亲任院长；1931年—1933年在美进修期间，首创用胎盘球蛋白预防麻疹；1937年—1942年编写了80万字的我国第一部儿科巨著《实用儿科学》；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首批学部委员（后改称院士）；1960年与北京、上海、长春等地的医务工作者协作研究麻疹减毒活疫苗获得成功，显著降低了麻疹的发病率和死亡率。他被尊为中国现代儿科学奠基人、中国儿科之父，他就是无锡籍中科院院士诸福棠。

—

1899年11月28日，诸福棠出生于无锡东亭乡杨亭村。祖父是以正直闻名乡里的儒医，父亲一生办教育，当过小学校长。诸福棠五六岁时就随长辈读古书，8岁起正式上小学。姑母诸希贤是终身未嫁的教育家，在她“放弃家产，外出求学，独立谋生，为国为民”思想影响下，诸福棠11岁时离家去上海，考入南洋公学（交通大学前身）小学部，继而升入中学部。他体弱多病，在南洋公学几年曾被白喉、伤寒、菌痢等疾病折磨。中学毕业之时，他决心学医，以济世救人为己任。1919年，他如愿考取北京协和医学院预科，1922年升入该学院本科，受客座教授美国著名儿科医生豪慈影响，萌发了专攻儿科的念头。

诸福棠在协和医学院学习期间，各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，1927年毕业时荣获文海奖，这是该学院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。诸福棠毕业后留在协和医学院工作。在医疗实践中，他亲眼看见天花、白喉等疾病残害了无数儿童，于是立志要以毕生精力解救患病儿童。

二

初当医生时，诸福棠就发现麻疹是一种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传染

病，且没有预防和治疗办法。1931年，诸福棠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，对麻疹病在全球的流行形势进行了密切关注。他敏感地注意到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情况，就是葡萄牙法鲁岛流行麻疹时，约有1/3患儿丧生，而许多患过麻疹的妇女的初生婴儿却安然无恙。诸福棠认真地思考和设想，是不是患过麻疹的母亲体内，产生了一种抗体，并通过胎盘传递给了胎儿呢？

诸福棠开始验证他的设想。他收集健康产妇的胎盘，经过一次次艰辛的实验，得到了一种能溶于生理盐水、含有抗体的球蛋白，称“假球蛋白”。其间，他得到了导师麦肯教授的支持。在那些日子里，他废寝忘食地进行研究，每隔一两日，就亲自提着消过毒的小桶，前往妇产医院，请护士留下健康产妇的胎盘，然后亲自提回来，从中提取假球蛋白，制成胎盘球蛋白，对接触了麻疹的易感儿作肌肉注射并进行观察，发现在较早的潜伏期使用可以预防发病，或减轻发病后的症状，不致危及生命。诸福棠把实验成果写成论文，投寄给《传染病杂志》。美国《时代周刊》记者闻讯赶来采访，在报道中称其研究成果为“麻疹患儿的福音”，一时成为轰动全美的新闻。

诸福棠回国后，将胎盘球蛋白广泛用于处在潜伏期的麻疹接触者，获得良好效果。1956年，诸福棠代表中国去丹麦参加第八届国际儿科学会，被作为胎盘球蛋白的发明者介绍给与会者，诸福棠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再次轰动世界。

20世纪60年代初期，麻疹减毒活疫苗在国际上迅速发展。作为儿科专家、免疫学先驱的诸福棠参加并组织领导了我国的麻疹疫苗相关工作，与北京、上海、长春的病毒、生物制品和儿童保健工作者一起团结协作，用我国自制的疫苗，到托儿所、幼儿园和小学进行接种，并观察临床反应、免疫作用和流行病学的效果，作出总结。1964年，诸福棠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研讨会上，代表7个研究单位作了

题为《麻疹人工自动免疫的研究》学术报告，受到国内外科学家一致赞扬。会后，这项成果在北京城区推广，1965年秋又在北京郊县推广，继而推广到全国，婴幼儿麻疹病死率大大降低。在诸福棠和同道们的共同努力下，人类面对麻疹听天由命、束手无策的历史终于结束了！

三

1942年，协和医学院被日军占领，诸福棠毅然离开，邀同事吴瑞萍、邓金鏊两位教授合力创建北平私立儿童医院，亲任院长，院址是吴瑞萍家的一处院落。三人拿出万分的热忱，为战争中的孩子们提供他们所能给予的最大照护。1946年，医院迁至市中心，凭着精湛的业务水平和良好的口碑，逐渐发展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儿科医院，影响辐射全国。在这几年的无私行医过程中，诸福棠把大家的精神凝练为“公慈勤和”四字，亲自挥毫书写，悬于门诊大厅，作为院训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诸福棠与吴瑞萍、邓金鏊商议决定，把他们创办的私立儿童医院无偿献给国家！1952年，医院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儿童医院，诸福棠继续任院长。在此之前，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想要筹建一家现代化儿童医院，具体事宜交由诸福棠操办。1955年，倾注了诸福棠满腔心血的北京儿童医院在复兴门外落成。这一当时亚洲最大儿童医院的诞生，翻开了中国现代儿科历史的新篇章。诸福棠任首届院长，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首批学部委员。

四

诸福棠曾目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，立志编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儿科医学全书。自1937年始，他和同事、助手共同耕耘，苦战六载，终于完成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儿科学的专业学术著作《实用儿科学》。诸福棠在写作初稿时，亲自动手写了80%的内容，并开创了儿科同道分工

合作、集体著述的医学著书先河。宋庆龄在上海看到刚出版的《实用儿科学》时十分高兴，设法辗转寄到解放区，《实用儿科学》在那里得到广泛翻印，对解放区儿童医疗保健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《实用儿科学》先后多次修订，为了集思广益、精益求精，诸福棠邀请全国各地有经验的儿科医师参与修订工作。该书初版时是80万字，到第四版已增加到400万字，作者也增至100余人。1992年，该书开始第6版修订，修订过程中诸福棠不幸辞世，为了缅怀和纪念他，自第6版开始更名为《诸福棠实用儿科学》。经80余年积淀，《诸福棠实用儿科学》成为儿科领域传世经典巨著，至今仍是儿科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。

诸福棠非常重视人才培养，堪称中国现代儿科界的伯乐。他安排学生胡亚美专攻小儿白血病和血液系统疾病，左启华主攻小儿神经病学，江载芳研究小儿结核病和呼吸系统疾病，张金哲、潘少川、黄澄如分别深入开展和钻研小儿外科的普外、骨科系统、泌尿系统等专业……他们后来均成长为国内外著名的儿科专家，成绩斐然。

五

诸福棠长期住在北京，但他的心时时挂念着家乡无锡，对故居地杨亭的文化事业仍非常关心，曾与地方多次联系，建议在小学内附设图书处，以便乡民学习之用，并解囊资助。他说：“我国广大农村是人才和经济的发源地，如能在文化和科学水平上得到提高，必将加速国家的繁荣昌盛。”

1994年4月23日，诸福棠逝世于北京。他的骨灰一部分埋在北京儿童医院他的铜像之下，一部分撒在家乡的太湖里。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；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首都北京的沃土将永远怒放他生命的光辉，太湖三万六千顷的碧波，将永远抚慰大师不朽的英灵。

·随笔·

回头看，也有万千风景

□赵怀忠

3月的锡城，樱红柳绿，暖意融融，一派春天景象。前阵子，一向身体硬朗的我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嗓子痛、头脑胀，浑身提不起一点精神。也许就是个普通感冒吧，过几天总会好的，这样想着，就任由它去了。

我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体力稍有恢复，就想着去公园跑个步。那是一个周末的早晨，7点已过，沿途有许多不知名的鸟儿欢快地鸣叫，阳光透过跑道两侧参差不齐的枝叶，斑驳地洒在路面上。穿梭在三三两两、装扮各异的跑步人群里，不知不觉，跑步的兴奋感被慢慢激发了。

按往常做法，跑完两圈后，要么在公园找一个角落做做拉伸，要么就直接回去，可那天，我却兴致极好，为给破纪录的跑步数凑个整，临近终点，突发奇想，沿着跑道反方向又继续跑了起来。在公园跑步快10年了，每次都沿着同一个方向跑，习惯成自然，从没有想过要“逆行”。我跑得一向不快，喜欢一边跑步，一边欣赏沿途风景。总以为这里的一草一花、一亭一屋早已熟悉，都刻在脑子里了，不承想，第一次反向跑，就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。无论是供人小憩的亭子、文创服务小站，还是一座座城市雕塑……换一个角度看，仿佛有了一种陌生感，呈现出不一样的美。即便是跑道两边的树木花草，也都有了不同的面貌，一度让我产生是否跑错地方的怀疑。

那天早晨，尽管是我感冒后第一次跑步，也是我近两年单次跑步里程相对较长的一次，可让我诧异的是，我不仅没有感到疲累，相反，

还多了份愉悦和轻松。

跑了10多年的熟悉跑道，风景依旧，只是，没想到一次不经意的反向跑，会给我带来一份意料之外的惊喜和美好。其实，人生有时亦是如此。

多年前，我有一位意气风发、喜欢仗义执言的博士同事，年轻帅气有能力，一直以为，凭他的才气，事业一定很快如日中天。然而，5年、8年过去了，他事业的半径仍然没有太大拓展。一次他找我聊天，诉说自己不得志，感觉前途渺茫。我开玩笑说，你这么年轻，悟性高，外面朋友多，家庭财务自由，用你扎实的法学专业，可以尝试换条路走走吧，说不定哪天就会柳暗花明。没想到，这一次无意交谈，竟让他在半年之后做出了辞职决定。之后，他联合几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，注册了一家律师事务所，几年下来，事业风生水起。再之后，每次见面聊起，他都会心生感慨：“现在回头看啊，一个人如果拼命朝前跑，但始终和预期目标有很大距离，那就不妨停下来歇一歇，或者干脆调整一下努力方向，也许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这样说来，我算是一个幸运的人了。”

又一个春天来临，回望过去的3年，那种在战斗中不气馁、不放弃、奋斗不息、不言得失的精神，让人难掩内心平静，曾经付出的那份无畏不惧犹如逐光铠甲，告诉你，虽然生活残酷，但只要你愿意走下去，总会有路在脚下。

人生漫漫，前途迢迢。向前走，气象万千。但回头看，也有风景。

·生活秀·

春菜是跳跃的音符

□蒋森度

春风一动，人人欣欣然。春花，百看不厌；春菜，尝之神爽。春天的蔬菜，仿佛跳跃的音符，无人不爱，特别是春天的野菜。走向田野，绿色植物萌动，若草若菜，新绿一片。荠菜、马兰头、香椿头首先入眼，和它们来个约会，你会非常高兴。

赞美荠菜吧，众口为证：“鲜嫩无双荠菜。”“吃了荠菜，百蔬不鲜。”对于荠菜，我小时候只认为是平平常常的野菜，外形酷似野草，长在田岸旁、渠边和桑园内，凡杂草丛生的地方都有它的踪影。它和野草为伍，是不折不扣的“野”菜。

初冬，荠菜已钻出地面，以极慢的速度生长，叶尖混杂在杂草丛中，不抛头露面，而根在土壤中发育壮大，蓄积能量。霜打雪压，冬藏春发，它慢慢地舒展开叶片，叶有长条形，大多为锯齿形，易被认作散乱的野草。顽强生长到叶健色青，成形完美，便是野菜中的上品！

“伪装”成野草的荠菜，逃不过人的火眼金睛。几十年前，村里人称“荠菜姑娘”的秀珍，十八九岁年纪，长相平平，头扎方巾，从侧面看分不清是大姑娘还是小婶婶，她专门挑荠菜，远近闻名。每年开春，秀珍的心思就全在手挽的一只大竹篮上了。我们无锡西边的人习惯把那大竹篮叫作“洛社篮”，大概是洛社街上做出来的。竹篮可放十几斤菜，篮檐上用旧布条绕上几圈扎紧，防竹条勒痛挽篮的手臂，两把刀口磨得锃亮的斜凿放在篮底，其中一把是备用。每天吃过早中饭，秀珍就出门去了。以家为中心，方圆五里内的田野，都是她寻觅荠菜的地界。一双手上戴着旧绒线织成的露指手套，拇指食指和中指都露出来，便于挑荠菜。她心中自带一幅荠菜地图，预先规划，先后远近，无一遗漏。每次出门，似“独行侠”，唱“独角戏”。若几人同行，说笑之间容易分散注意力，也许一不小心就践踏了一片草地，连带里头的荠菜也被踏烂。

秀珍挑荠菜功夫了得，一步一蹲，移步向前，似叩拜，似拱手，手眼并用，右手握斜凿，下手快准稳，荠菜连根出土，左手轻巧接上。手灵巧，动作连贯，不会凿碎一棵，

棵棵完整，到达荠菜集中生长地，心情大好，动作稍停，静看天地，似在感谢。随后动手，全神贯注，干净利落。水渠浅底是最诱人的地方，渠水将干未干，渠泥湿润，最宜荠菜生长，一片绿意盎然。一条渠能让她蹲上一个时辰，早已练就蹲功，并不觉得疲累，只有满心的欢喜。放进篮里的荠菜先是蓬松松着，看似满篮，用手掀一掀，压实后便只半篮，顾不上休息，转“战”他处。左右寻觅，发现隐藏在沟沿边的荠菜棵大叶壮，于是身体半蹲半立，斜凿瞄准荠菜根，一下挑出，不大一会工夫，几大把荠菜到手，运气真好。竹篮中的荠菜很快又加上几层，菜满篮重。天色渐晚，手挽竹篮回家去。步子沉重，心里满足，每走一步，竹篮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，似随步子产生的节拍，这时发觉离家已有三四里远了。

进了家门，把压实的荠菜倒进竹匾内，荠菜叶有弹性，纷纷重新散开，似人伸了一个懒腰，恢复成新鲜的形状。随即分装几只篮头，到河滩上用水清洗沥干。第二天，新鲜水灵的荠菜便到城里菜场亮相。城里人见着来自乡野的新鲜荠菜，眼睛发亮，争相购买。乡下人提篮卖菜，每天数着收入的菜钱，像当上工人一样开心。

人们习惯将马兰叫成马兰头，说它是春天野菜中的老二也合适。马兰大多丛生，且叶色深浓，因此容易寻见。马兰头可以拌香干，绿白相间，可口清凉，还可以做豆腐羹，若与嫩笋头拌食，又是一道美味。

春菜还有春笋、芦蒿、枸杞头、春韭、草头等等。吃春菜不只是尝鲜、是口福，更有一层深意在其中。你想，春节过年人人吃得满脸红光、满腹油水，家中还挂着咸鱼腌肉待用。正月过后，春意渐浓，此时最需要春菜的清爽解腻。淡淡的清香、微微的鲜美，缓解了肠胃负担，起到调理食欲、培养胃口的作用。

高潮过后，平复心情，重归从容。吃完春菜，再看每株菜茎上的动静，微开、盛开直到怒放，或许你恰好遇见，跟上春天的节奏，清气满怀。



春花烂漫

李华 摄

·琐记·

沉醉在花海中

□吴仁山

这是怎样一幅壮观的风景画啊！和煦的春光洒在广袤的田野上，柔和的微风吹拂着花海，金浪翻滚。这正是油菜花开的季节。

在3月的最后一个双休日，我到乡下踏春，途经无锡多处油菜花生长区，规模虽不能与江西婺源、兴化千垛等地的花田相比，但仍让人感到非常震撼，因为所看到的成片油菜花均如锦似霞，鹅黄、浅黄、橙黄、姜黄……几乎我能想象出的与黄色有关的颜色，都随着油菜花或早或迟的开放而精彩呈现。我深情地凝望着这原野上异常艳丽的生命，仿佛感受到自己身上消

退的青春气息，也在明媚的春日里复苏、拔节、生长。

投身于油菜花海，刚步入蜿蜒曲折的田埂，我就沉醉其中。在芬芳四溢的油菜花丛中，静听花开，与花为伴，与花低语，是多么幸福和快乐的事啊。眼前壮观的场景所给予我的心灵冲击，使我满怀激动和惊喜。如果不是作为一个老年人的持重，我将像一个顽皮的孩子，扑倒在这片迷人的土地上，拥抱它，亲吻它。

走进一片片油菜花海，一簇簇金灿灿、黄澄澄的油菜花随风起舞，摇曳生姿，花海泛起层层涟漪，引来无数蜜

蜂翻飞其间。放眼望去，大地像铺上了金色的地毯，淡淡花香沁人心脾。如此美景自然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，拍照留下这春日里的一抹靓影，久久地陶醉在烂漫的春光里。

每次走进油菜花海，我也情不自禁地要拍照留影。镜头中的人儿，或是用手轻轻托起一束怒放的油菜花，或是俯下身轻嗅一蕊花香，又或是摆出各种姿势欲飘欲舞……“咔嚓”声中，无数靓丽画面被捕捉定格，也留下了我对多彩春天的绵绵情思。

我在花海中呼吸着沁人的芬芳，尽情享受远离忙碌喧嚣的旷野之

趣。身畔蜂飞蝶舞，浪花起伏，好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。我仿佛又回到童年，重温那穿行于地头田间，或抓扑蜜蜂，或捉迷藏的天真无邪的快乐时光。

当我久久伫立于一片片清香四溢的油菜花海时，蓦然明白：原来人们所执着寻觅的春天，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富饶的土地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，总是用勤劳的双手精心耕耘，令油菜花年年如期绽放，从不失约。我的身心也一次次地融入灿烂的花海，愉悦又惬意。虽是花开无语，而我常感动有泪……